

凡食,无强厚味,无以烈味重酒。

——《吕氏春秋》

ZHAOWENDI

赵闻迪

高考往事

出身农家女的母亲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一举考上师范,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参加工作后日子越过越好,“知识改变命运,奋斗成就梦想”成为母亲的口头禅。五岁时母亲带我去北京,专门抽出半天时间带我“见识”北京的大学。

然而我让母亲失望了。高二分科时受到当时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风气的影响,不顾自己的特长和母亲的劝阻,一意孤行选了理科,结果可想而知,一次次数理化模拟考试成绩打击得我心灰意冷、抬不起头,连原本优势的语政英也受到干扰而直线下滑,一度我甚至产生“弃考”的念头。

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四处打听得知矿院有个高考辅导班很有名,于是托人把我送进去,每周一三五晚上数学,二四晚上物理,周日全天化学。母亲单位离市区很远,每天下班进家连鞋也顾不得换就一头扎进厨房,好让我早点吃饭去上辅导班,时间那么紧张还得变着法子弄些汤汤水水让我吃得既舒服又有营养。

从我家到矿院很远,还都是上坡路,母亲骑车带着我,弓着背,吃力地蹬车。寒风凛冽的夜晚,我蜷缩在后座不停地打哆嗦,路边的灯火明明暗暗,映照着母亲嘴里吐出的长长的哈气。

“二楼”结束我的理科成绩提高了五十多分,母亲欢喜得连连念叨

“上辅导班上了”、“谁家小孩考上二本留在了省城”……我当时并不像母亲那样高兴,甚至觉得母亲可笑。我清楚她说这些话的意图,可我更清楚离考上大学还差得远呢!

高考结束,我的成绩只够上大专,多年艰辛只换来这一点收获,当时的我想不清楚为什么,只一味觉得自卑、不顺、失落。入学后大家都有“船到码头车到站”的想法,不用心学习,我也懒得摸书。母亲的脸上再次布满阴云,与两个月前高考成绩公布时不同,她不跟我说话,只冷眼看我整日窝在床上看韩剧。

冬天过去,新学期开始前母亲终于开口了:“你就打算这么混下去了?”说实话我也厌恶这种生活,茫然、憋屈、心有不甘。母亲说:“听说能考专升本。”我到学校一问,报名安大中文系。

日子又回到高三时的模式:拼命看书,复习迎考。母亲把许久不用的自行车推出来擦拭干净,驮着我上专升本辅导班。我坐在后座上感受着母亲吃力地蹬踏百感交集:要是我考上大学,母亲就能像别人一样逛街、跳广场舞,哪用这么辛苦!我愧疚得刷刷落泪,母亲却说:“你念书,妈心里高兴,不累!”

把鲜红的录取通知书放到母亲手中那一刻,母亲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,双眸闪烁着志得意满的光彩,一如三十七年前自己走出高考考场。

WANGGUOLIANG

王国梁

落榜是人生的火焰山

1991年、1992年,我连续参加了两届高考,都落榜了。第一年落榜,是因为我发挥失常。落榜后,我满怀壮志选择了复读,谁知命运总是不眷顾我,那年我因为心理负担过重也落榜了。

落榜后的我,真是体验到了炼狱般的感受。看着平时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,纷纷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,而我却只能灰溜溜地回家,我一个大小伙子,连死的心都有。

想想自己十年寒窗,读过的书摞起来怕都有两层楼那么高了,到最后却无缘大学校门,我真想把那些书都付之一炬。那个暑假,我窝在家里不肯出门。偶尔出门,村里人见了我都问,今年考上大学了吗?我惭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我天天萎靡不振。母亲做好饭菜,悄悄放到桌上。我看到她偷偷抹眼泪,不跟我说话,生怕触怒我,惹我大闹一场。我知道,母亲对我抱的希望也很大,亲戚们都知道我学习不错,本以为我满有把握考上大学,可是,我让他们失望了。父亲依然是天天下地干活,那段时间,他几乎没说过话,除了闷头吃饭,就是不停地抽着旱烟。烟呛得父亲一个劲地咳嗽,他又狠狠把烟掐灭,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那天吃午饭时,母亲喊我吃饭,我没吱声。只听父亲“咣当”一声把饭桌掀翻了。我赶紧出去,看到父亲涨红了脸,见了,我,吼道:“你天天半死不活的,像什么样子!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,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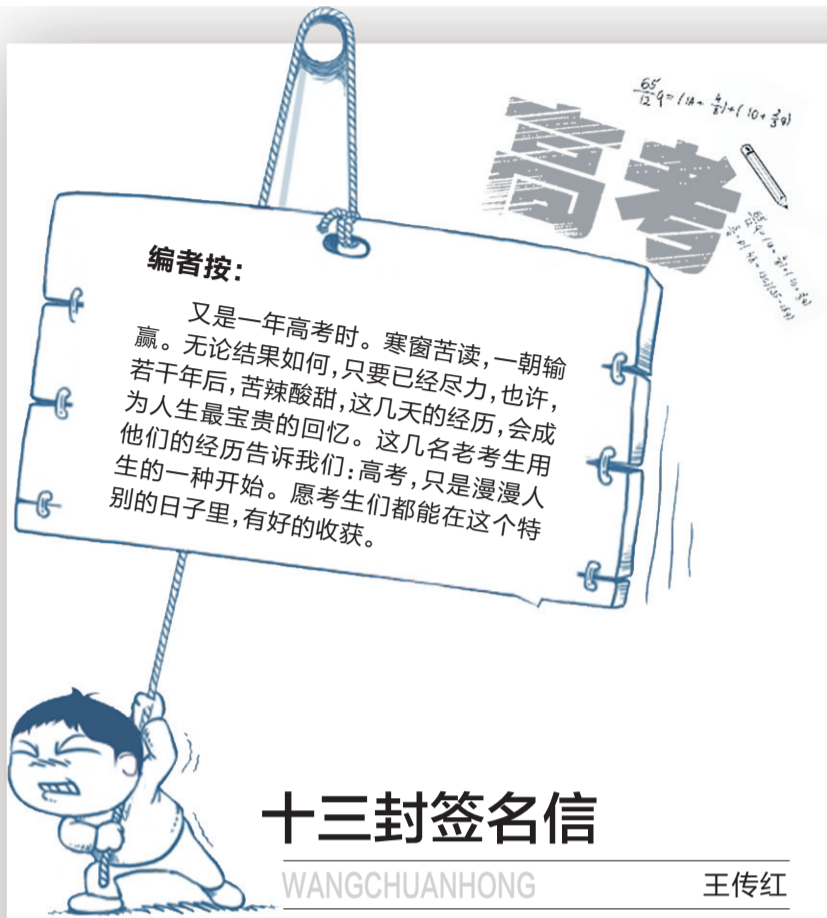
不上大学就饿死人了?咱在家里种地,照样活得好好的,今天你就跟我下地!”

多年以后,我很感谢父亲这种近乎破釜沉舟的开导方式,他用这种激烈的表达,给了我当头棒喝,让我一下子清醒了。如果当初他只是耐心劝导,说不定我会更加觉得委屈,一味沉溺在落榜的痛苦中。那天,我跟着父亲下地干活。火辣辣的太阳下,父亲黑黑的脊背上淌着汗,他笑呵呵地说:“我种了一辈子庄稼,不活得好好的?人有享不了的福,没有受不了的罪!”是呀,父亲说的对,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,我什么活干不了,什么罪受不了?不上大学又能怎么样?

从那天起,我振作起来,跟父亲下地,还跟着建筑队打小工,干的活又脏又累。每当遇到困难时,我就想,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

这些年,我的人生几番起落。落榜两年后,我去一家工厂当工人,后来又跟着师傅学技术,成了技术员,在厂里也有了很好的发展。1999年遭遇下岗。下岗后,我先是跟着别人搞装修,后来自己开了一家装饰材料公司。我的生意做得还不错,也算是小有成绩。再后来,我又找了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。同学们说起我来,都说,人家没考上大学怎么了,照样有出息。我笑笑,从落榜中走出来的人,抗打压的能力强。

落榜是人生的火焰山,翻过去,人生便没有过不去的坎了。条条大路通罗马,榜上无名,脚下有路。



十三封签名信

WANGCHUANHONG

王传红

一九九〇年的夏天,对于我来说,是个黑暗灰色的日子,那一年我高考落榜了。

望着风烛残年的父母和凌乱破败的庭院,我没有任何犹豫,决定和村里的伙伴一起去淮北的建筑工地打工。一向沉默不语的父亲,用黯然、焦虑的目光凝视着我,喃喃细语:“读了十多年的书,就这样放弃?”随后,父亲用他那粗糙的大手在潮湿的眼睛里抹了一把,扛上锄头就走了。

望着父亲佝偻的背影,看着父亲那浑浊的泪光,回想着父亲那句沉甸甸的话,我的心又碎了:是的,十多年的辛苦真的就这样付之东流?就这样轻易放弃?我再次陷入了沉思。那一夜,我听到父亲房间里长长的叹息声和长烟袋“吧嗒、吧嗒”的抽搭声,我知道此时最纠结最痛苦的就是父母。痛定思痛,在父母焦渴和期盼的目光里,我决定再赌上一把。于是,我又回到学校,开始了复读的日子。

复读,可以说是人生的一次磨砺,是灵魂的一次炼狱。每天迎着五更起、枕着月儿眠,过着寝室、教室和食堂三点一线枯燥而单调的生活。相对于这些,内心的孤独、苦闷、失意和彷徨,才是最大的苦痛,它像一盘虬曲的蛇一样盘踞在灵魂深处。一天,我突然收到一封陌生的信件,来自于遥远的西宁,

落款居然是父亲的名字。我惊愕万分:这怎么可能呢?一向没有走出过乡村的父亲,怎么可能一下子去那么遥远而陌生的地方?况且,父亲斗大的字不识一个,怎么会写信?

信确实是来自父亲,只不过是他人代写的:

儿子,你去了学校之后,我就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来到西宁的一家砖窑厂,虽然活是累点、苦点,但我还是愿意留在这里,至少每月可以挣三十多块钱,够你和家里的开支。儿子,不要挂念我,我一切都好!儿子,你知道吗,当你重新走向学校时,爹的一颗心总算安顿下来。不是爹逼你复读,而是爹担心你干不了体力活。再者,我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比别人差!有儿子在,爹就有希望!儿子好好地干,爹相信你……

信的落款,歪歪扭扭地写着父亲的亲自签名(印象中父亲只会写自己的名字)。我真没想到从没有跨出过村庄的父亲,一下子去了那么远的地方,更没有想到沉默如山的父亲,对儿子竟有那么多肺腑之言!父亲的信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那颗颓废、迷茫的心;父亲的信又像一支催化剂一样,激励着我,鞭策着我;父亲的信更像甘露一样,滋润着我那龟裂的心田。

由于学习的繁重和惨烈的时间竞争,我没有时间给父亲回信。但我把签有父亲名字的信件工工整整地珍藏起来,同时像信物一样珍藏在心里。以后的日子里,每隔一段时间,我总会收到父亲的签名信件。一年下来,整整收到十三封。正是这十三封“亲笔信”,成为我情感的催化剂和助推剂,激励我前行,鼓舞我奋进,努力向前、向前,再向前!

第二年高考,我终于圆了父亲的梦想,收到红艳艳的录取通知书。我想把这份喜悦第一时间传递给父亲,便给父亲去了一封加封信。那是我第一次给父亲回信。不过,那次,我哭了!

